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渭南文集卷四十五

三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四百八十三

集部

渭南文集卷四十三

宋 陸游 撰

入蜀記

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  
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

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別五鼓  
始決去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已時至錢清食亭中涼  
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堅好非昔比亭  
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申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  
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有大碑葉  
道卿文寺額及佛殿榜皆沈睿達所書有碑亦睿達  
書尤精古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後座大  
壁也卒然見之覺濤瀾洶湧可駭前輩或謂之死水  
過矣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曾槃來曾原伯逢招飲於

其子槃解中二鼓歸原伯復來共坐驛門月如晝極涼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

二十日黎明渡江江平無波少休仙林寺寺僧為開館設湯飲遂買小舟出北關登漕司所假舟於紅亭稅務之西夜無蚊

二十一日省三兄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留兄家

二十五日晚葉夢錫侍郎衡招飲案間設山礬數盆望

之如雪

二十六日晚芮國器司業曄招飲同集仲高兄詹道子  
大著亢宗張叔潛編修淵坐中國器云頃在廣東作  
漕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  
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曰木名石鹽  
天生此為我用也其後石坐罪竟荷校云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閤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橋寺予

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造天  
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為之絕  
歎

二十九日沈持要檢正樞招飲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  
晚出湧金門並湖繞城至舟中

三十日

六月一日早移舟出閘幾盡一日始能出三閘船舫櫛  
比熱甚午後小雨熱不解泊糴場前

二日禺中解舟鄉僕來言鄉中閔雨村落家家車水比連三年頗稔今春父老言占歲可憂不知終何如也過赤岸班荆館小休前亭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頗涼宿臨平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為水會稽山為案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塏於駝之峯蓋葬師云駝負重則行遠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誰似臨平山上塏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塏



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責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

三日黎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鱗甚富午後至秀州

崇德縣縣令右從政郎吳道夫丞右承直郎李植監秀州都稅務右從政郎章湜來舊聞戴子微云崇德有市人吳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坐一室室中惟一臥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不拒清談竟日隱初不學問至是間與人言易數皆造精微亦能

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吳令問之云  
皆信然今徙居村落間矣是晚行十八里宿石門火  
雲如山明日之熱可知也

四日熱甚午後始稍有風晚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宮  
也廢於兵火建炎後再修今猶甚草創寺西廡有蓮  
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潔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  
集駢首仰視兒曹驚之不去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  
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

賦之亦可異也

五日早抵秀州見通判權郡事右通直郎朱自求員外  
通判右承事郎直祕閣趙師夔方務德侍郎滋務德

留飯飯罷還舟小憩極熱謁樊自強主管樊自牧教

授

廣抑皆茂  
實吏部子

聞人伯卿教授

阜民茂德  
刪定子

二樊居城外

居第頗壯茂實晚歲所築尚未成也隔水有小園竹  
樹脩茂荷池渺瀰可喜池上有堂曰讀書堂遊寶華  
尼寺拜宣公祠堂有碑缺壞磨滅之餘時時可讀蘓

州刺史于頔書大略言祕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寺  
於此其後灞漣澧兄弟又新之後又有賢妹字意者  
陸氏嘗有女子為尼云然不言宣公所以有祠者家譜  
澧賴此證誤諱灞者則宣公之父也老尼妙濟大師法淳及其弟子居  
白留啜茶且言方新祠堂也移舟北門宣化亭晚復  
過務德飯

六日右奉議郎新通判荆南呂援來援字彥能進士聞  
人綱來綱字伯紀方務德館客自言識毛德昭德昭

名文衢州江山縣人居於秀子兒時從之甚久德昭  
極苦學中年不幸病盲而卒無子綱言其盲後猶終  
日危坐默誦六經至數千言不已可哀也赴郡集於  
倅廨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  
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  
陳大光縣丞家二樊呂倅皆在大光字子充瑩中諫  
議孫居第潔雅末利花盛開

七日早遍辭諸人赴方務德素飯晚移舟出城泊禾興

館前館亦頗闊壯終日大雨不止招姜醫視家人及  
綯

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  
人繁夥賣鮓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馬運河水泛溢  
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車出積水婦人兒童竭  
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踏水車手猶績麻不置過平望  
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溼少頃霽止宿八測聞行舟有  
覆溺者小舟叩舷賣魚頗賤蚊如蠶蠆可畏

九日晴而風舟人懲昨夕狼狽不敢解舟日高方行自  
至崇德行大澤中至此始望見震澤遠山午間至吳  
江縣渡松江風極靜癰庵竹樹益茂而主人死矣知  
縣右承議郎管統尉右迪功郎周郅來縣治有石刻  
曾文清公漁具圖詩前知縣事柳楹所刻也漁具比  
松陵倡和集所載又增十事云託周尉招醫鄭端誠  
為統絢胗脉皆病暑也市中賣魚鮓頗珍晚解舟中  
流回望長橋層塢煙波渺然真若圖畫宿尹橋登橋

觀月

十日至平江以疾不入泇城過盤門望武丘樓塏正如  
吾鄉寶林為之慨然宿楓橋寺前唐人所謂半夜鐘  
聲到客船者

十一日五更發楓橋曉過許墅居人極多至望亭小憩  
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壟多陸種菽粟或灌木叢篠氣  
象窘隘非楓橋以東比也近無錫縣始稍平曠夜泊  
縣驛近邑有錫山出錫漢末識記云有錫天下兵無



錫天下清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至今錫見輒拵  
之莫敢取者

十二日早謁喻子材郎中樗子材來謝以兩夫荷轎不  
持胡床手自授謁云知縣右奉議郎吳澧來晚行夜  
四鼓至常州城外

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荆溪館夜月如晝與家人步月驛  
外纔始小愈

十四日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通判右朝奉郎

蔣誼負外倅左朝散郎張堅堅文定公綱之子教授  
左文林郎陳伯達負外教授左從政郎沈瀛司戶右  
從政郎許伯虎來伯達字兼善瀛字子壽皆未識子  
壽仍出近文一卷伯虎字子威余兒時筆硯之舊也  
至東嶽廟觀古檜數百年物也又小憩崇勝寺納涼  
遂解舟去甲夜過犇牛閘宋明帝遣沈懷擊孔覲至  
犇牛築壘即此也閘水湍激有聲甚壯遂抵呂城閘  
自宋祖以來天下置堰軍止四處而呂城及京口二

閘在焉

十五日早過呂城閘始見獨轆小車過陵口見大石獸  
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  
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余頃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  
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太  
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  
也亦有二辟邪尚存其一為藤蔓所纏若繫縛者然  
陵已不可識矣其旁有皇業寺蓋史所謂皇基寺也

疑避唐諱所改二陵皆在丹陽距縣三十餘里郡士  
蔣元龍子雲謂予曰毛達可作字時有賣黃金石榴  
來禽者疑其盜捕得之果發梁陵所得夜抵丹陽古  
所謂曲阿或曰雲陽謝康樂詩云朝日發雲陽落日  
到朱方蓋謂此也

十六日早發雲陽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觀音寺名列  
水品色類牛乳甘冷熨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堆玉  
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闕練湖亦佳境距官道

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過已  
月餘氣候不齊如此過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俗  
謂之石翁石媪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錢塘  
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濶十  
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駐蹕  
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為吾宋  
之利豈亦有數邪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  
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

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  
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江城  
外是日立秋

十七日平旦入鎮江泊船西驛見知府右朝散郎直祕  
閣蔡洸子平都統慶遠軍節度使成閔通判右朝奉  
大夫章汝右朝奉郎陶之真府學教授左文林郎熊  
克總領司幹辦公事右承奉郎史彌正端叔

十八日右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葛邠觀察推

官右文林郎徐務滋司戶參軍左迪功郎楊冲焦山  
長老定園甘露長老化昭來

十九日金山長老寶印來字坦叔嘉州人言自峽州以  
西灘不可勝計白傳詩所謂白狗到黃牛灘如竹節  
稠是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熱特甚堆冰滿坐了無  
涼意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  
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  
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非

精識者未易察也申後移舟出三閘至潮閘而止

二十日遷入嘉州王知義船微雨極涼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郡集衛公堂後圃比舊唯增染香亭飲半登  
壽丘普照寺終宴壽丘者宋高祖宅有故井尚存寺  
本名延慶隆興中復泗州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  
歸寓焉因賜名普照寺僑置僧伽道場東望京山連  
亘抱合勢如繚牆官寺樓觀如畫西闕大江氣象極



雄偉也

二十三日至甘露寺飯僧甘露蓋北固山也有狠石世傳以為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游客摩挲太息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拜李文饒祠登多景樓樓亦非故址主僧化昭所築下臨大江淮南草木可數登覽之勝實過於舊邂逅左迪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容容字子公泉州人此山多峭崖如削然皆土也國史以為石

壁峭絕誤矣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早以一猗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所謂下元水府也祠屬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無他祝史然榜云賽祭豬頭例歸本廟觀者無不笑初紹興末金大舉入寇樞密葉公審言督視大軍守江禱於水府祠請事平奏加帝號既而不果隆興中敵再入有近臣申言之議者謂四瀆止封王水府不應在四瀆上

乃但加美稱而已。廟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當金兵寇邊時，自河朔從義軍攻下大名，以待王師，既歸朝，不見錄，且自言孤遠無路，自通獻歎不已。是晚欲出江舟，人詞以潮不應，遂宿江口。

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遂游金山，登玉鑑堂，妙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蘓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蹋金鰲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時以為詩讖，新作寺門，亦甚雄耀者。年伯

壽篆額然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  
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飛白張之則風波洶  
湧蛟鼉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印住山近十  
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塏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  
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為神霄宮道士乃去塏  
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羅霄臺至是五十餘年印始  
復為塏且增飾之工尚未畢山絕頂有吞海亭取毛  
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

茶金山與焦山相望皆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  
江亭最為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  
薄船鞳鞳有聲

二十七日留金山極涼冷印老言蜀中梁山軍鷺鷥為  
天下第一

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真偉觀也因登  
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鵲山舊傳有栖鵲今無有右曰  
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

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於玉鑑堂至能名成大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為金國祈請使云午間過瓜洲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為鉅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止在江面去舟財丈餘急繫纜俄而開霽遂至瓜洲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幬

二十九日泊瓜洲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橫

絕放舟稍西乃能達故渡者皆遲回久之舟人以帆  
檣檣高五丈六尺兩日間閱

檣帆二十六幅往來姑蘓買帆是日方至

往來渡者無慮千人大抵多軍人也夜觀金山塢燈  
三十日

渭南文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四百八十四

集部

渭南文集卷四十四

宋 陸游 撰

入蜀記

七月一日黎明離瓜洲便風掛颿晚至真州泊鑒遠亭  
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楊溥有淮南徐溫自  
金陵來觀溥於白沙因改曰迎鑾鎮或謂周世宗征  
淮時諸將嘗於此迎謁非也國朝乾德中升為建安

軍祥符中建玉清昭應宮即軍之西北小山置冶鑄  
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四聖像既成遣丁謂李宗諤為  
迎奉使副至京車駕出迎肆赦建軍曰真州而於故  
治築儀真觀政和中修九域圖志又名曰儀真郡舊  
以水陸之衝為發運使治所今廢

二日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官寺比數年前頗盛  
攜統游東園園在東門外里餘自建炎兵火後廢壞  
滌地漕司租與民歲入錢數千昔之閭壯巨麗復為

荊棘荒墟之地者四十餘年乃更葺為園以記考之  
惟清醺堂拂雲亭澄虛閣麤復其舊與右之清池北  
之高臺尚存若所謂流水橫其前者湮塞僅如一帶  
而百畝之園廢為蔬畦者尚過半也可為太息登臺  
望下蜀諸山平遠可愛裴回久之過報恩光孝寺少  
留辛巳之變儀真焚蕩無餘而此寺獨存堂中僧百  
人長老妙湍常州人

三日右廸功郎監稅務聞人堯民來堯民茂德刪定之

兄子以恩科入官北山永慶長老蘊常來郡集於平  
易堂遍游澄瀾閣快哉亭遂至壯觀以歸壯觀舊有  
米元章所作賦石刻今亡矣初問王守儀真觀去城  
遠近云在城南里許方怪與國史異既歸亟往游則  
信城南也有老道士出迎年七十餘自言廬州人能  
述儀真本末云舊觀實在城西北數里小土山之麓  
祥符所鑄乃金銅像并座高三丈以黃麾全仗道門  
幢節迎赴京師皆與國史合故當時樂章曰范金肖

像申巖奉宮館狀翬飛萬靈拱衛瑞煙披堤柳暎黃  
麾道士又言賜號瑞應福地則史所不載也今所謂  
儀真觀者昔黃冠入城休憩道院耳晚大風舟人增  
纜

四日風便解纜挂帆發真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衆  
煙帆暎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甚疾過瓜步  
山山蜿蜒蟠伏臨江起小峯頗巉峻絕頂有元魏太  
武廟廟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智傳以為太武所

鑿不可知也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壇廬大會羣臣疑即此地王文公詩所謂鼓祠瓜步認前朝是也梅聖俞題廟云魏武敗忘歸孤軍駐山頂按太武初未嘗敗聖俞誤以佛狸為曹瞞耳山出瑪瑙石多虎豹害人往時大將劉寶每募人捕虎於此周世宗伐南唐齊王景達自瓜步渡江距六合二十里設柵亦此地也入夾行數里沿岸園疇衍沃廬舍

竹樹極盛大抵多長蘆寺莊出夾望長蘆樓堦重複  
自江淮兵火官寺民廬莫不殘壞獨此寺之盛不減  
承平至今日常數百衆江面渺瀰無際殊可畏李太  
白詩云維舟至長蘆目送煙雲高是也晚泊竹篠港  
有居民二十餘家距金陵三十里

五日大風將曉覆衾晨起淒然如算秋過龍灣浪湧  
如山望石頭山不甚高無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凡  
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真

控扼要地也自新河入龍光門城上舊有賞心亭白鷺亭在門右近又創二水亭在門左誠為壯觀然賞心為二亭所蔽頗失往日登望之勝亭泊秦淮說者以為鍾阜艮山得庚水為宗廟水秦鑿淮本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為吉天下事信非人力所能勝也見留守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唐瑑通判右朝散郎潘恕建康行宮在天津橋北橋琢青石為之頗精緻意其南唐之舊也晚小雨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烜



來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為七夕蓋南唐重七夕而常以帝子鎮京口六日輒先乞巧翌旦馳入建康赴內燕故至今為俗云然聞太宗皇帝時嘗下詔禁以六日為七夕則是北俗亦如此此說恐不然

六日見左朝散大夫太府少卿總領兩淮財賦沈夏武泰軍節度使建康諸軍都統郭振右宣教郎知江寧縣何作善右文林郎觀察推官褚意來作善字百祥意字誠叔晚見秦伯和侍郎伯和名闕故相益公檜

之孫延坐畫堂棟宇閎麗前臨大池池外即御書閣  
蓋賜第也家人病創託何令招醫劉仲寶視脉

七日早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為此山脉  
絡自蔣山來不可知也吳晉間城壘大抵多因山為  
之觀西有忠烈廟卞壺廟也以嵇紹及壺二子眇眇  
配食紹死於惠帝時在壺前且非江左事而以配壺  
非也廟後蔽木甚茂傳以為壺墓墓東北又有亭頗  
疎豁曰忠孝亭亭本南唐忠貞亭後避諱改焉忠貞

壺謚今日忠孝則并以其二子死父難也雲堂道士  
陳德新字可久姑蘓人頗開敏相從登覽久之遂出  
西門游清涼廣慧寺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  
江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  
在法堂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尚存而堂  
徙於西偏矣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次  
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於右街清涼  
寺悟空禪師按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改元保大

當晉出帝之天福八年至辛亥實保大九年當周太祖之廣順元年則祭悟空者元宗也建康志以為後主非是長老寶餘楚州人留食贈德慶堂榜墨本食已同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真形勝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頭當仍為關要或以為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為勝豈

必依淮為固邪左廸功郎新湖州武康尉劉煒右廸  
功郎監比較務李膺來煒秦伯和館客也言秦氏衰  
落可念至屢典質生產亦薄問其歲入幾何曰米十  
萬斛耳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塏焚香塏在太平興國  
寺上寶公所葬也塏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蓋  
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  
祖宗時每有祈禱啓聖及此塏皆設道場考之信然

塢西南有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髯甲夭矯如蛟  
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王文公詩木末北  
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塢  
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  
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  
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  
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  
嘗雨中獨來游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感歎

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為中途故曰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顧丁壯擔土為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北即此是也

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皇臺攬輝亭臺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今已廢為大軍甲仗庫惟亭因舊趾重築亦頗宏壯寺僧

言亭榜本朱希真隸書已為俗子易之法堂後有片

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

司空鄉貢進士宋齊丘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名

曰李昇是為南唐烈祖而齊丘為大臣後又有題字

云昇元三年奉勅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相

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丘雖皆不足道然當攘奪分

裂橫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

業也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有閣因



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  
榮者又橫江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  
是也南唐後主時朝廷遣武人魏丕來使南唐意其  
不能文即宴於是閣因求賦詩丕攬筆成篇末句云  
莫教雷雨損基扃後主君臣皆失色及唐主之亡為  
吳越兵所焚國朝承平二百年金陵為太府寺觀競  
以崇飾土木為事然閣終不能復紹興中有北僧來  
居講惟識百法論誓復興造求偉才於江湖間事垂

集者屢矣會建宮闕有司徃徃輒取之僧不以此動  
心愈益經營卒成廬舍那閣平地高七丈雄麗冠於  
江東舊閣基相距無百步今廢為軍營秦伯和遣醫  
柴安恭來視家人瘡柴邢州龍岡人晚褚誠叔來誠  
叔嘗為福州閩清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人  
死為已利辭不就至今在選調又有為它邑尉者亦  
獲盜營賞甚力卒得京官將解去入郡過刑人處輒  
掩目大呼數日神志方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

問此何為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叫呼幾墜車自此  
所至皆迂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媿於心如  
此移舟泊賞心亭下秦伯和送藥

十日早出建康城至石頭得便風張帆而行然港淺而  
狹行亦甚緩宿大城岡金陵岡隴重複如梅嶺岡石

子岡余

讀如蛇

婆岡尤其著者也居民數十家亦有店

肆

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鎮

泊太平州江口謝玄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  
三山望金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工  
併力撐之乃能上然今年閏餘秋早水落已數尺矣  
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皇臺望之杳杳有  
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財五十餘里晉伐吳王  
濬舟師過三山王渾要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  
泊即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挂帆而行有兩大舟東  
下者阻風泊浦溆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

會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  
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之矣世事蓋多  
類此者記之以寓一笑烈洲在江中上有小山曰烈  
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磯之尤巉絕  
峭立者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  
正可為的對而詩人未嘗挂齒牙故其詩云離鸞只  
說閨中恨舐犢誰知目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  
陵發長蘆江口詩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

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  
山石崖上竹鞭詩皆極高竒與此山稱采石一名牛  
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為狹故隋韓擒虎平陳  
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  
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  
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即南唐樊若水獻策  
作浮梁渡王師處初若水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為  
僧廬於采石山鑿石為竅及建石浮圖又月夜繫繩

於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江北以度江面既習知  
不謬即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  
尺寸予按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  
橋於西岸既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  
接戰高麗寨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歛兵引橋復  
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棄以濟然隋  
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若水何  
力之有方若水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之策

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後若  
冰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  
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冰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  
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  
知矣雖微若冰有不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  
當縛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辜而  
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文潛此說實天下正論也  
予自金陵得疾是日方小愈尚未能食夜雨



十二日早移舟泛姑熟溪五里泊閱武亭初詢舟人云  
江口泊船處距城二十里須步乃可入及至閱武乃  
止在城闔之外微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州周元  
特操聞予病與醫郭師顯俱來視疾自都下相別迨  
今八年矣太平州本金陵之當塗縣周世宗時南唐  
元宗失淮南僑置和州於此謂之新和州改為雄遠  
軍國朝開寶八年下江南改為平南軍然獨領當塗  
一邑而已太平興國二年遂以為州且割蕪湖繁昌

來屬而治當塗與興國軍同時建置故分紀年以名之

十三日通判右朝請郎葉芬員外通判左朝奉郎錢同仲耕軍事判官左文林郎趙子颺知當塗縣右通直郎王權來午後入州見元特呼郭醫就坐間為予切脉且議所用藥州正據姑熟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澄澈如鏡纖鱗往來可數溪南皆漁家景物幽奇兩浮橋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

浙中姑熟堂最號得溪山之勝適有客寓家其間故  
不得至又有一酒樓登望尤佳皆城之南也往時溪  
流分一支貫城中湮塞已久近歲嘗浚治然惟春夏  
之交暫通今七月已絕流矣李太白集有姑熟十詠  
予族伯父彥遠嘗言東坡自黃州還過當塗讀之撫  
手大笑曰贗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  
以為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功  
父甚愠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為太

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  
詠及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  
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十四日晚晴開南窗觀溪山溪中絕多魚時裂水面躍  
出斜日暎之有如銀刀垂釣挽罟者彌望以故價甚  
賤僮使輩日皆饜飫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魚及飲之  
水味果甘豈信以肥故多魚邪溪東南數峯如黛蓋  
青山也

十五日早州學教授左文林郎吳博古敏叔員外教授  
左文林郎楊恂信伯來飯已游黃山東嶽廟廣福寺  
遂登凌歊臺嶽廟棟宇頗盛本謂之黃山大監廟大  
監者不知何神蓋淫祠也今既為嶽廟而大監反寓  
食廡下廣福本壽聖寺以紹興壬午詔書改額敗屋  
二十餘間殘僧三四人蕭然如古驛主僧惠明溫州  
平陽人凌歊臺正如鳳皇雨花之類特因山巔名之  
宋高祖所營面勢虛曠高出氛埃之表南望青山龍

山九井諸峯如在几席龍山即孟嘉登高落帽處九井山有桓玄僭位壇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對云東梁西梁也北戶臨和州新城樓櫓厯厯可辨蓋自絕江至和州財十餘里李太白有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泛舟赴華陰詩即此地也臺後有一塢塢之後又有亭曰懷古云余初至當塗飲姑熟溪水喜其甘滑已而遍飲城中水皆甘蓋泉脉佳也

十六日郡集於道院厯游城上亭榭有坐歛亭頗宜登

覽城濠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晝影入溪中搖蕩如  
玉塢始知東坡玉塢臥微瀾之句為妙也

渭南文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四百八十五

集部

渭南文集卷四十五

宋 陸游 撰

入蜀記

十七日郡集於青山李太白祠堂二教授同集祠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尚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阜起伏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

白衣錦袍又有道帽氅裘侑食於側者郭功甫也早  
飯罷游青山山南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今為湯氏  
所居南望平埜極目而環宅皆流泉竒石青林文篠  
真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巖凡三四里有兩  
道人持湯飲迎勞於松石間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  
出迎年七十餘姓周濰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顴頰如  
丹鬚鬢無白者又有李媪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  
衰自言嘗得異人祕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

甘冷雖盛夏不竭絕頂又有小亭亦名謝公亭下視  
四山如蛟龍奔放爭赴川谷絕類吾鄉舜山但舜山  
之巔豐沃夷曠無異平陸此所不及也亭北望正對  
歷陽周生言金海陵入寇時戰鼓之聲震於山中云  
夜歸舟次已一鼓盡矣坐間信伯言桓溫墓亦在近  
郊有石獸石馬製作精妙又有碑悉刻當時車馬衣  
冠之類極可觀恨不一到也

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江溪相接水清濁

各不相亂挽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泊舟蓋自此  
出大江須風便乃可行往往連日阻風兩小山夾江  
即東梁西梁一名天門山李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  
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王文公詩云崔嵬天門山江  
水遶其下梅聖俞云東梁如仰蠶西梁如浮魚徐師  
川云南人北人朝暮船東梁西梁今古山皆得句於  
此也水滸小兒賣菱芡蓮藕者甚衆夜行堤上觀月  
大信口歐陽文忠公于役志謂之帶星口未詳孰是

于役志蓋謫夷陵時所著也

十九日便風過大小褐山磯奇石巉絕漁人依石挽罾  
宛如畫圖間所見過梟磯在大江中聳拔特起有道  
士結廬其上政和中賜名寧淵觀舊說梟磯有梟能  
害人故得名方郡縣奏乞觀額時惡其名因曰磯在  
水中水常沃石故曰澆磯今觀屋亦二十餘間然止  
一道人居之相傳有二人則其一輒死故無敢往者  
至蕪湖縣泊舟吳波亭知縣右通直郎呂昭問來按

漢丹陽郡有蕪湖縣吳陸遜屯蕪湖又杜預注春秋  
楚子伐吳克鳩茲亦云在蕪湖至東晉乃改名于湖  
不知所自王敦反屯于湖今故城尚存又有玩鞭亭  
亦當時遺迹唐溫飛卿有湖陰曲叙其事近時張文  
潛以為晉書所云帝至于湖陰察營壘當以于湖為  
句飛卿蓋誤讀也作于湖曲以反之劉夢得歷陽書  
事詩叙道中事云望夫人化石夢帝日環營蓋夢得  
自夔州移牧歷陽過此邑也邑人云數年前邑境有

盜發大墓棺槨已壞得鏡及刀劍之屬甚衆發塋有大將軍墓四字或疑為敦墓云

二十日寧國太平縣主簿左迪功郎陳炳來見泛小舟往謝之則寓寧淵觀下院以提刑司檄來督大禮錢帛寧淵在梟磯隔大江故置下院於近邑道流十餘壇宇像設甚盛有觀主何守誠者今選居太一宮矣炳字德先婺州義烏人自言其從姑得道徽宗朝賜號妙靜鍊師結廬葛仙峯下平生不火食惟飲酒啗

生果為人言禍福死生無毫釐差每風日清和時輒掩關獨處或於戶外竊聽之但聞若二嬰兒聲或歌或笑往往至中夜方止莫有能測者年九十正旦自言四月八日當遠行果以是日坐逝每為德先言汝有仙骨當遇異人後因得疾委頓有皖山徐先生來餌以藥即日疾平徐因留教以絕粒訣德先父母方望其成名固不許然自是絕滋味日食淡湯餅及飯而已如此者六年益覺身輕能日行二百里會中第



娶妻復近葦血徐遂告別臨行語德先曰汝二紀後  
當復從我究此事德先送至谿上方呼舟欲渡徐蹇  
裳疾行水上而去呼之不復應德先至行悵恨有棄  
官入瀟皖之意予遂游東寺登王敦城以歸城並大  
江氣象宏敞邑出綠毛龜就船賣者不可勝數將午  
解舟過三山磯磯上新作龍祠有道人半醉立蘚崖  
峭絕處下觀行舟望之使人寒心亦奇士也江中江  
豚十數出沒色或黑或黃俄又有物長數尺色正赤

類大蜈蚣奮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三二尺殊可畏也  
宿過道口

二十一日過繁昌縣南唐所置初隸宣城及置太平州  
復割隸焉晚泊荻港散步堤上游龍廟有老道人守  
之台州仙居縣人自言居此十年日伐薪二束賣之  
以自給雨雪則從人乞未嘗他營也又至一菴僧言  
隔港即銅陵界遠山嶄然臨大江者即銅官山太白  
所謂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是也恨不一到最後

至鳳凰山延禧觀觀廢於兵燼者四十餘年近方興葺羽流五六人觀主陳廷瑞婺州義烏縣人言此古青華觀也有趙先生荻港市中人父賣茗先生幼名王九年十三疾亟父抱詣青華願使入道是夕先生夢老人引之登高山謂曰我陰翁也出栢枝啗之及覺遂不火食後又夢前老人教以天篆數百字比覺悉記不遺太宗皇帝召見度為道士賜冠簡易名自然給裝錢遣還遂為觀主祥符間再召至京師賜紫

衣改青華額曰延禧先生懇求還山養母得歸一日  
無疾而逝門人葬之山中行半途棺忽大重不可舉  
其母曰吾兒必有異命發棺果空無尸惟舐履在耳  
遂即其處葬之今塚猶在謂之舐塚自然國史有傳  
大槩與廷瑞言頗合惟舐塚一事無之荻港蓋繁昌  
小墟市也歸舟已夜矣

二十二日過大江入丁家洲夾復行大江自離當塗風  
日清美波平如席白雲青嶂遠相映帶終日如行圖

畫殊忘道途之勞也過銅陵縣不入晚泊水洪口江湖間謂分流處為洪王文公詩云東江水落水分洪是也

二十三日過陽山磯始見九華山九華本名九子李太白為易名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而劉至以為可兼太華女儿之奇秀南唐宋子嵩辭政柄歸隱此山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由是九華之名益盛惟王文公詩云盤根雖巨壯其末乃修纖最極形容之妙大抵

此山之竒在脩纖耳然無含蓄敦大氣象與廬阜天台異矣岸傍荻花如雪舊見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老僧用此絮紙衣威少時在惠日亦為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嗔云汝少年輒求溫暖如此豈有心學道邪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財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除去泊梅根港巨魚十數色蒼白大如黃犢出沒水中每出水輒激起沸白成浪真壯觀也

二十四日到池州泊稅務亭子州唐置南唐嘗為康化  
軍節度今省又嘗割青陽隸建康今復故惟所置銅  
陵東流二縣及改秋浦為貴池今因之蓋南唐都金  
陵故當塗蕪湖銅陵繁昌廣德青陽并江寧上元漂  
陽溧水句容凡十一縣皆隸畿內今建康為行都而  
纔有江寧等五邑有司所當議也李太白往來江東  
此州所賦尤多如秋浦歌十七首及九華山清溪白  
筍陂玉鏡潭諸詩是也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

使人愁又曰兩鬢入秋浦一朝颺已衰援聲催白鬢  
長短盡成絲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  
高妙乃爾則知姑熟十詠決為贗作也杜牧之池州  
諸詩正爾觀之亦清婉可愛若與太白詩並讀醇醪  
異味矣初王師平南唐命曹彬分兵自荊州順流東  
下以樊若水為鄉導首克池州然後能取蕪湖當塗  
駐軍采石而浮橋成則池州今實要地不可不備也  
二十五日見知州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楊師中通判右



朝奉郎孫德芻游光孝寺寺有西峯聖者所留鐵笛  
聖者生當吳武王楊行密時陽狂不羈好吹笛能役  
鬼神蛟龍嘗寓池州乾明寺乾明即光孝也及去留  
笛付主事僧笛似銅鐵而非色綠而瑩潤如綠玉不  
知何物僧懼為好事者所奪郡官求觀之輒出一凡  
鐵笛充數予偶與監寺僧有舊獨得一見有石刻沈  
敝達所作西峯銘文辭古雅可愛恨非其自書也僧  
言貴池去城八十里在秀山下江之一支別滙為池

四隅皆因山石為岸產鯉魚金鱗朱尾味極美本以此得貴池之目秀山有梁昭明太子墓拱木森然今池州城西有神甚靈者曰九郎或云九郎即昭明晚登弄水亭杜牧之所賦詩也亭殊不葺然正對清溪齊山景物絕佳州雖瀕江然據岡阜上頗難得水二十六日解舟過長風沙羅刹石李太白江上贈竇長史詩云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梅聖俞送方進士游廬山云長風沙浪屋許大羅刹石齒水

下排厯此二險過湓浦始見瀑布懸蒼崖即此地也  
又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上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  
道遠直到長風沙蓋自金陵至此七百里而室家來  
迎其夫甚言其遠也地屬舒州舊最號湍險仁廟時  
發運使周湛役三十萬夫疏支流十里以避之至今  
為行舟之利羅刹石在大江中正如京口鶻峯而稍  
大白石拱起其上鼓篠喬木亦有小神祠幡竿不知  
何神也西望羣山靡迤巖嶂深秀宛如吾廬南望鏡

中諸山為之累欹宿懷家狀懷姓也吳有尚書郎懷  
叙見顧雍傳

二十七日五鼓大風自東北來舟人不告棄便風解船  
過雁翅夾有稅場居民二百許家岸下泊船甚衆遂  
經皖口至趙屯未朝食已行百五十里而風益大乃  
泊夾中皖口即王師破江南大將朱令贇水軍處趙  
屯有戍兵亦小市聚也是日大風至算不止登岸行  
至夾口觀江中驚濤駭浪雖錢塘八月之潮不過也

有一舟掀簸浪中欲入夾者再三不可得幾覆溺矣  
號呼求救久方能入北望正見皖山太白江上望皖  
公山詩云巉絕稱人意巉絕二字不刊之妙也南唐  
元宗南遷豫章舟中望皖山愛之謂左右曰此青峭  
數峯何名畲曰舒州皖山時方新失淮南伶人李家  
明侍側獻詩曰龍舟千里颺東風漢武潯陽事正同  
回首皖公山色好日斜不到壽盃中元宗為悲憤歎  
歎故王文公詩云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

王計其處當去此不遠也夜雨

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入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羣山  
蒼翠萬疊如列屏障凡數十里不絕自金陵以西所  
未有也是日便風張颿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  
如山所槩二千斛舟搖兀掀舞纔如一葉過獅子磯  
一名佛指磯巖壁百尺青林綠篠倒生壁間圖畫有  
所不及猶恨舟行北岸不得過其下旁有數磯亦奇  
峭然皆非獅子比也至馬當所謂下元水府山勢尤

秀拔正面山腳直挿大江廟依峭崖架空為閣登降者皆自閣西崖腹小石徑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飛甍曲檻丹碧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舟至石壁下忽晝晦風勢橫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颿趨小港竭力牽挽僅能入港繫纜同泊者四五舟皆來助牽早間同行一舟亦蜀舟也忽有大魚正綠腹下赤如丹躍起拖旁高二尺許人皆異之是晚果折檣破帆幾不能全亦可怪也入夜風愈厲增十餘纜迨曉方

少定

二十九日阻風馬當港中風雨淒冷初御袂衣有小舟  
冒風濤來賣薪菜猪肉亦有賣野蔬肉者云獵蘆場  
中所得飯已登南岸望馬當廟北風吹人勁甚至不  
能語既莫風少定然怒濤未息擊船終夜有聲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  
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  
下嵌巖竇穴怪竒萬狀色澤瑩潤亦與它石迥異又



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  
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淡潦縮  
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  
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  
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  
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  
碧峯巉然孤起上千雲霄已非它山可擬愈近愈秀  
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

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  
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  
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  
又有別祠在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  
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  
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  
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浪廟有小姑  
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

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煙雨空濛鷗鷺滅沒極  
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鷗搏水禽  
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棲鷗甚多

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風雲騰湧急繫纜俄復開霽遂  
行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  
為妙始見廬山及大孤大孤狀類西梁雖不可擬小  
姑之秀麗然小孤之旁頗有沙洲葭葦大孤則四際  
渺瀰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江自湖口分

一支為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杏  
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  
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即唐之潯陽縣柴桑栗  
里皆其地也南唐為奉化軍節度今為定江軍岸土  
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赭者也泊  
湓浦水亦甚清不與江水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  
首尾財六日其間一日阻風不行實以四日半泝流  
行七百里云

三日移泊琵琶亭見知州左朝請郎周昇強仲通判左  
朝散郎胡适發運使戶部侍郎史正志志道發運司  
幹辦公事程坦履道察推左文林郎蔡戡定夫始得  
蘆州公移

四日遊天慶觀李太白詩所謂潯陽紫極宮也蘓黃詩  
刻皆不復存太白詩有一石亦近時俗書見觀主李  
守智問玉芝亦不能會觀皆古屋初不更兵燹而遺  
迹掃地獨太清殿老君像乃唐人所塑特為奇古真

人女真仙官力士童子各二軀又有唐明皇帝金銅像衣冠如道士而氣宇粹穆有五十年安享太平富貴氣象李守智者滁州來安人自言家故富饒遇亂棄家為道人大將岳飛以度牒與之始為道士至今畫岳氏父子祀之史志道招飲於發運廨中登高遠亭望廬山天氣澄霽諸峯盡見志道出新鼓鑄鐵錢五日郡集於庾樓樓正對廬山之雙劍峰北臨大江氣象雄麗自京口以西登覽之地多矣無出庾樓右者

樓不甚高而覺江山煙雲皆在几席間真絕景也庾亮嘗為江荊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則承誤亦久矣張芸叟南遷錄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

六日甲夜有大燈毬數百自湓浦蔽江而下至江面廣處分散漸遠赫然如繁星麗天土人云此乃一家放

五百椀以禳災祈福蓋江鄉舊俗云

七日往廬山小憩新橋市蓋吳蜀大路市肆壁間多蜀人題名並溪喬木徃徃皆三二百年物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十里此適當其半是日車馬及徒行者憧憧不絕云上觀蓋往太平宮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迹舊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宮歲以為常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來者反不若太平之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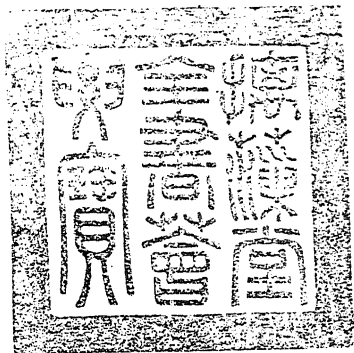


亦可笑也。晚至清虛菴，菴在撥雲峯下。皇甫道人所居。皇甫名坦，嘉州人。出遊旁郡，獨見其弟子曹彌淡。登紹興煥文閣，實藏光堯皇帝御書。又有神泉清虛堂，皆宸翰題榜。宿清虛西室，曹君置酒堂中，炙鹿肉甚珍。酒尤清醇，夜寒可附火。

渭南文集卷四十五

謹案卷四十四第四頁前一行望長蘆樓堦重複  
刊本蘆訛廬今改

卷四十五第六頁前一行觀廢於兵燼者刊本燼  
訛廬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貢生臣孟啟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渭南文集卷四十八

六至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四百八十六

集部

渭南文集卷四十六

宋 陸游 撰

入蜀記

早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門庭氣象極闊壯正殿

為九天採訪使者像袞冕如帝者舒州灊山靈仙觀  
祀九天司命真君而採訪使者為之佐故南唐名靈  
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玄府崇奉有自來矣至太宗



皇帝時嘗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帔仍命三年一  
易神宗皇帝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  
額兩壁圖十真人本吳生筆建炎中李成何世清二  
盜以廬山為巢宮屋焚蕩無餘先是山中有太一宮  
摹吳筆於殿廡及太平再興復摹取太一本所託非  
善工無復髣髴憩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址也溪  
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采  
訪殿前有鐘樓高十許丈三層累塼所成不用一木

而欄楯翬飛雖木工之良者不能加也但鐘為塼所  
掩蔽聲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胡思齊云此一樓為  
費三萬緡鐘重二萬四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  
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槩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  
經焚尚有古趣為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寺正  
對香爐峯峯分一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  
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掛龍格寺門外虎  
溪本小澗比年甃以塼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予勸其



主僧法才去博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

煮觀音泉啜茶登華嚴羅漢閣閣與盧舍閣鐘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閩浙名藍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塏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為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塏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馱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

利五粒來葬於此草堂以白公記考之畧是故處三  
間兩柱亦如記所云其他如瀑水蓮池亦皆在高風  
逸韻尚可想見白公嘗以文集留草堂後屢亡逸真  
宗皇帝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  
又壞於兵今獨有姑蘓版本一帙備故事耳草堂之  
旁又有一故趾云是王子醇樞密菴基蓋東林為禪  
苑始於王公而照覺禪師常總實第一祖總公有塑  
像嚴重英特人也宿東林

九日至晉慧遠法師祠堂及神運殿焚香憩官廳堂中  
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十八人像謂之十八賢遠公  
之側又有一人執軍持侍立謂之辟蛇童子傳云東  
林故多蛇此童子盡拾取投之蘄州神運殿本龍潭  
深不可測一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皆不  
知實否也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久  
矣官廳重堂邃廡廚廐備設壁間有張文潛題詩寺  
極大連日遊歷猶不能徧唐碑亦甚多惟顏魯公題

名最為時所傳又有聰明泉在方丈之西卓錫泉在  
遠公祠堂後皆久廢不汲不可食為之太息食已遊  
西林乾明寺西林在東林之西二林之間有小市曰  
雁門市傳者以為遠公雁門人老而懷故鄉遂髣髴  
雁門邑里作此市漢作新豐之比也西林本晉江州  
刺史陶範捨地建寺紹興十五六年間方為禪居福  
小非東林比又絕樊壤主僧仁聰閩人方漸興葺然  
流泉泠泠環遶庭際殊有野趣正殿釋迦像著寶冠

他處未見僧云唐塑也殿側有慧永法師祠堂永公  
蓋遠公之兄像下一虎偃伏又有一居士立侍不知  
何人方丈後有塼墻不甚高制度古朴予登二級而  
止東廂有小閣曰待賢蓋往時館客之地今亦頽弊  
東西林寺舊額皆牛奇章八分書筆力極渾厚西林  
亦有顏魯公題名書家以為二林題名顏書之冠冕  
也舊聞廬山天池塼墻初成有僧施經二匝未幾墻  
震一角經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問僧僧云誠然

或謂經乃刺血書故致此異又云今年天池火尺椽  
不遺蓋旁埜火所及也晚復取太平宮路還江州小  
憩於新亭距州二十五里過董真人煉丹井汲飲味  
亦佳董真人者奉也

十日史志道餉谷簾水數器真絕品也甘腴清冷具備  
衆美前輩或斥水产品以為不可信水产品固不必盡當  
然谷簾卓然非惠山所及則亦不可誣也水在廬山  
景德觀晚別諸人連夕在山中極寒可擁爐比還舟

秋暑殊未又終日揮扇

十一日解舟吳發幹約待蘄州書因小留江口望廬山  
自到江州至是凡十日皆晴秋高氣清長空無纖雲  
甚宜登覽亦客中可喜事也泊赤沙湖口東北望猶  
見廬山老杜潭州道林詩云殿腳插入赤沙湖此湖  
當在湖南然岳州華容縣及此皆有赤沙湖蓋江湖  
間地名多同猶赤壁也

十二日江中見物有雙角遠望正如小犢出沒水中有

聲晚泊艣臍狀隔江大山中有火兩點若鎚開闔久  
之間舟人皆不能知或云蛟龍之目或云靈芝丹藥  
光氣不可得而詳也

十三日至富池昭勇廟以壺酒特豕謁昭毅武惠遺愛  
靈顯王神神吳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興霸嘗  
為西陵太守故廟食於此開寶中既平江南增江淮  
神祠封爵始封褒國公宣和中進爵為王建炎中大  
盜張遇號一窩蜂擁兵過廟下相率卜玠一玠騰空



中不下一玦躍出戶外羣盜惶恐引去未幾遂敗大將劉光世以聞復詔加封岳飛為宣撫使大葺祠宇江上神祠皆不及也門起大樓曰卷雪有釘洲正對廟故廟雖俯大江而可泊舟釘洲者以銳下得名神妃封順祐夫人神二子封紹威紹靈侯神女封柔懿夫人皆有像而後殿復有王與妃像偶坐祭享之盛以夜繼日廟祝歲輸官錢千二百緡則神之靈可知也舟人云若精虔致禱則神能分風以應往來之舟

廡下有闕雲長像雲長不應祀於興霸之廟者豈各  
忠所事神靈共食皆可以無媿邪徹奠自祠後步至  
旌教寺寺為酒務及酒官廨像設歛置一屋盡逐去  
僧輩亦事之已甚者富池蓋隸興國軍

十四日曉雨過一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  
之蜀山絕相類拋大江過一木棧廣十餘丈長五十  
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臼碓皆具中為阡陌  
相往來亦有神祠素所未覩也舟人云此尚其小者

耳大者於棧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能入  
夾但行大江而已是日逆風挽船自平旦至日昃纔  
行十五六里泊劉官磯旁蘄州界也兒輩登岸歸云  
得小徑至山後有陂湖渺然蓮芰甚富沿湖多木芙蓉  
葉數家夕陽中蘆藩茅舍宛有幽致而寂然無人聲  
有大梨欲買之不可得湖中小艇采菱呼之亦不應  
更欲窮之會見道旁設機疑有虎狼遂不敢往劉官  
磯者傳云漢昭烈入吳嘗檣舟於此晚觀大黿浮沉

水中

十五日微陰西風益勁挽船尤難自富池以西沿江之  
南皆大山起伏如濤頭山麓時有居民徃徃作棚持  
弓矢伏其上以伺虎過龍眼磯江中拳石耳磯旁山  
上有龍祠晡後得便風次蘄口鎮居民繁錯蜀舟泊  
岸下甚衆監稅秉義郎高世棟來舊在京口識之言  
此鎮歲課十五萬緡雁翅歲課二十六萬緡夜與諸  
子登岸臨大江觀月江面遠與天接月影入水蕩搖

不定正如金虬動心駭目之觀也是日買熟藥於蕲  
口市藥貼中皆有煎煮所須如薄荷烏梅之類此等  
皆客中不可倉卒求者藥肆用心如此亦可嘉也

十六日過新野夾有石瀨茂林始聞秋鶯沙際水牛至  
多徃徃數十為羣吳中所無也地屬興國軍大冶縣  
當是土產所宜爾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  
了無竅穴而竹樹迸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小  
孤臨江峯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漁

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李太白送弟之江東  
云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  
之句張文潛云危機插江生石色擘青玉殆為此山  
寫真又云已逢娼媚散花峽不泊艤危道士磯蓋江  
行惟馬當及西塞最為湍險難上拋江泊散花洲洲  
與西塞相直前一夕月猶未極圓蓋望正在是夕空  
江萬頃月如紫金盤自水中涌出平生無此中秋也  
十七日過回風磯無大山蓋江濱石磧耳然水急浪湧

舟過甚難過蘭溪東坡先生所謂山下蘭芽短浸谿  
者買鹿肉供膳晚泊巴河口距黃州二十里一市聚  
也有馬祈寺吳大帝刑馬壇傳云吳攻壽春刑白馬  
祭江神於此自蘭谿而西江面尤廣山阜平遠兩日  
皆逆風舟人以食盡欲來巴河糴米極力牽挽日皆  
行八九十里蘓黃門謫高安東坡先生送至巴河即  
此地也張文潛亦有巴河道中詩云東南地缺天連  
水春夏風高浪捲山

十八日食時方行晡時至黃州州最僻陋少事杜牧之

所謂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

守又東坡先生張文潛謫居遂為名邦泊臨臯亭東

坡先生所嘗寓與秦少游書所謂門外數步即大江

是也煙波渺然氣象疎豁見知州右朝奉郎直祕閣

楊由義通判右奉議郎陳紹復州治陋甚廳事僅可

容數客倅居差勝晚移舟竹園步蓋臨臯多風濤不

可夜泊也黃州與樊口正相對東坡所謂武昌樊口



幽絕處也漢昭烈用吳魯子敬策自當陽進住鄂縣之樊口即此地也

十九日早遊東坡自州門而東岡壟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壘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為雪堂堂東大柳傳以為公手植正南有橋榜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

其上近輒增廣為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  
曰暗井取蘓公詩中走報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齒但  
不甚甘又有西望亭正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  
江山為一郡之最亭名見蘓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  
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古  
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亦蘓公所嘗寓兵火之餘  
無復遺迹惟遶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郡  
集於棲霞樓本太守閻丘孝終公顯所作蘓公樂府

云小舟橫截春江臥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樓也下  
臨大江煙樹微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  
是郡有慶瑞堂謂一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此樓  
酒味殊惡蘇公齋湯蜜汁之戲不虛發郡人何斯舉  
詩亦云終年飲惡酒誰敢憎督郵然文潛乃極稱黃  
州酒以為自京師之外無過者故其詩云我初謫官  
時帝問司酒神曰此好飲徒聊給酒養真去國一千  
里齊安酒最醇失火而得雨仰戴天公仁豈文潛謫

黃時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繚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  
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邪樓下稍東即赤壁  
磯亦茆岡尔畧無草木故韓子蒼待制詩云豈有危  
巢與栖鶻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  
為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李  
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  
不指言在黃州蘓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  
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

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  
走則真指為公瑾之赤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赤  
鼻尤可疑也晚復移舟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  
黃州臨大江了無港澳可泊或云舊有澳郡官厭過  
客故塞之

二十日曉離黃州江平無風挽船正自赤壁磯下過多  
奇石五色錯雜粲然可愛東坡先生怪石供是也挽  
行十四五里江面始稍狹隔江岡阜延袤竹樹蔥蒨

漁家相映幽邃可愛復出大江過三江口極望無際  
泊戚磯港

二十一日過雙柳夾回望江上遠山重複深秀自離黃  
雖行夾中亦皆曠遠地形漸高多種菽粟蕎麥之屬  
晚泊楊羅洲大隄高柳居民稠衆魚賤如土百錢可  
飽二十口又皆巨魚欲覓小魚飼猫不可得

二十二日平旦微雨過青山磯多碎石及淺灘晚泊白  
楊夾口距鄂州三十里陸行止十餘里居民及泊舟

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

二十三日便風掛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風食時至鄂  
州泊稅務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  
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云萬  
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蓋此郡自唐為衝要之地覆  
州迂兵來參見知州右朝奉郎張郊之彥轉運判官  
右朝奉大夫謝師稷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  
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吳所

都武昌乃今武昌縣此州在吳名夏口亦要害故周公瑾求以精兵進住夏口而晉武帝亦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也自江州至此七百里泝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文公云益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蓋退之未嘗行此路也

二十四日早謝漕招食於漕園光華堂依山亭館十餘不甚葺晚郡集於奇章堂以唐牛思黯嘗為武昌節



度使也

二十五日觀大軍教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鞀鞞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

二十六日與統紓同遊頭陀寺寺在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山繚繞如伏蛇自西亘東因其上為城缺壞僅存州治及漕司皆依此山寺毀於兵火汴僧舜廣住持三十年興葺略備自方丈西北躡支徑至絕頂舊有

奇章亭今已廢四顧江山井邑靡有遺者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云頭陀雲外多僧氣正謂此寺也黃魯直亦云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藏殿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蘓州刺史張庭圭溫玉書韓熙載撰碑陰徐錯題額最後云唐歲在己巳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前鄂州唐年縣主簿祕書省正字韓蔓書碑陰云乃命猶子蔓正其舊本而刊寫之以是知蔓為熙載兄弟之子也

碑字前後一手又作溫字不全蓋南唐尊徐溫為義祖而避其名則此碑蓋叢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昂新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此碑立於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為懼方且言其主昂新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及興是碑為盛誇誕妄謬真可為後世發笑然熙載死李主猶恨

不及相之君臣之惑如此雖欲久存得乎唐制節度使不在鎮而以副大使或留後居任則云知節度事此云知軍州事蓋漸變也唐年縣本故唐時名梁改曰臨夏後唐復晉又改臨江然歷五代鄂州未嘗屬中原皆遙改耳故此碑開寶中建而猶曰唐年也至江南平始改崇陽云簡棲為此碑駢儷卑弱初無過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間駸駸為此體極於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一律至韓吏部柳

柳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慕從然駢儷之作終亦不  
衰故熙載錯號江左詞宗而拳拳於簡棲之碑如此  
本朝楊劉之文擅天下傳四海亦駢儷也及歐陽公  
起然後掃蕩無餘後進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如  
此碑者今人讀不能終篇已坐睡矣而況効之乎則  
歐陽氏之功可謂大矣若魯直云唯有簡棲碑文章  
巋然立蓋戲也

渭南文集卷四十六